

一世情系

勇气情人

台湾

绿痕

勇气情人

绿痕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一世情系列

勇气情人

(台湾)绿 痕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下午五点整,最后一位客人终于走出花坊,李无咎这才转身走进员工休息室。

“辛苦了,无咎,你今天看起来很没精神,怎么了?”同为花店一员的淑芬一边穿上围裙,一边关心地询问。

“没什么,可能是昨晚熬夜的关系。”李无咎脱下围裙放好。“晚班的工作也请加油,明天见,拜拜!”背起背包,她三步并作两步迅速离开花坊,投身于车水马龙的大街中。

天色还没黑,是污浊、灰蒙蒙的一片,教人难以轻松喘息。她捂住口鼻正想穿越斑马线,一声喇叭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,她的眼角余光看见了那辆加长型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。

多么嚣张啊!完全不把台北混乱的交通当一回事,令人咋舌的车价和车身,简直不把台湾的税金制度放在眼里嘛!

这才叫有钱人,不是吗?

李无咎下意识地抓紧运动背包。她是穷,是幻想着有一天也能毫无顾忌地做自己想做的事,但她晓得这一切

勇气情人

得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，所谓的梦想并不是坐在家中空想就能实现的。

她再瞥一眼静坐在车内的男子，虽仅是以眼角扫过，但她肯定那是一张仍写着稚气的脸庞，瞧他一身价值不菲的西服，肯定是个不知人间疾苦的阔小开。

“叭！叭！”催魂般的喇叭声将她拉回现实，抬头一瞧，黄灯号志已经开始闪烁了，她赶紧跑过斑马线，在安全抵达对街后，她又不禁转身，想看看那雪白的豪华轿车究竟要驶往方向。

可是当她定眼往路口望去时，看到的除了凯迪拉克之外，竟还有……

“叭！叭！叭！”无情的交通状况实不容出任何差错，驾驶人除了拚命按喇叭外，嘴上不忘恶声叫骂，“你找死啊！神经病！”

李无咎也被这一幕吓傻了，路上顿时响起尖锐的煞车声！

那名天之骄子居然就从车后座夺门而出，并冲到中央分隔岛上张望着，直到和她四目相又，他才放松身体，就这样大刺刺地站在大马路中央，隔着如千军万马般的车阵，以一种空刑而绝望的眼看着她，接下来他居然伸手拭着眼角，像在哭泣般。

李无咎撇过头低头嗤笑一声，做出如此任性的事，不是孩子是什么？他大概是看到认识的人、想到哀伤的事情吧！她猜想着。

她继续往公车站牌走去，没一会儿，公车就来了。

她上车后便努力锁至车尾，一个位子也没有，看来今
勇气情人

天她又得用站的了。

放眼望去,这公车内有九成的女性乘客,而窗外行驶的从多轿车却往往都只有一名男性驾驶。她并非女性主义者,但这整个社会的性别压抑教育却时时可见。

她相信公车内的女性绝不乏有能力驾车者,她们和男人一样有智慧、有财富,只是她不明白,是什么原因让她们愿意收起锐气,隐身于男性霸权之下,不论自己如何委屈皆无谓,只要先生在外能风风光光。

像她就绝不做个对男人百依百顺的女子,她可以欣赏崇拜男人的外貌躯体,但教她为男人心神不宁、魂颠倒,想必对方要是个十分独特的人吧!

卸下一切外在装饰,男人的嘴脸,她已经看够了。

几年前母亲再嫁,从此是她人生的另一个噩梦,继父毁了她的生活,害她被迫提早面对成人世界的丑陋,她的早熟、世故,让她在团体里仿佛是个异类。

高中毕业后,她虽然也参加了大学联考,但她真正想做的是离开家,找个工作自给自足,但以她普通高中毕业的学历,实在找不到理想的职业。

因此她决定考夜大,白天就在同学介绍的花坊兼差,晚上念书。四年下来,除了薪水还有奖学金的补助,如今她已经有了一小笔积蓄,足够她离家独立生活了。

再过几天就要毕业考了,想到就要脱离这样的生活,她在乐观期待未来的同时却也难免落寞……

“无咎,真的是你!”忽然有人拍上她的肩头,原来是同班的女同学。“听说你爸是个医生,怎么,他没开他的进口车送你上下课啊?”

勇气情人

李无咎拨开对方不怀善意的手，冷冷地谎：“我爸爸在我八岁时就过世了！”

“可是我听人家说，你高中时上课都是坐宾士。”女同学嗲声地说。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她转身面向存心挑衅的女同学，等着下文。

对方闪躲着她的目光，“反正……反正就是有人这样传着……她们说你妈抢了人家老公，而你就和你妈一样贱，说你是你继父的情妇——”

“拍！”地一声，李无咎赏了口无遮拦的同学火辣辣的一巴掌，不客气地说：“我说你的脑袋是屁股，你说的话全是放屁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蓉花坊”的落地玻璃门被一双大手用力推开，挂在上头的铜铃，叮当叮当响个不停。

“白先生，是你呀，”淑芬见是常客，连忙上前招呼，“今天也是一大束的——”

“不是！”白杰礼急躁地打她的话，问道：“无咎呢？”

“无咎已经下班了，才走一会儿，你没在路口看见她吗？”

“没有！那我明天再来找她。”

淑芬遗憾地摇头道：“恐怕你要失望了，为了毕业考，无咎连续请了三天假，她可是卯足了劲，怎么，有急事吗？”和无咎同事那么久，而白杰礼又是近一年来花坊的大客户，她虽明白这两人顶多只是朋友关系，但首次瞧见白杰礼如此紧张的神情，自己就难免要多事了。

“呃……也不算是急事，只是有件事想找她商量。这
勇气情人

样好了,你可不可以把她家里的电话给我?”

“白先生,很抱歉,我是真的想帮你,但我没有无咎家里的电话,就算知道,我也不能随便透露给别人知道啊!”

“该死!”他不禁低咒出声,受挫的情绪明显爬上他俊逸的脸庞。

而她则被他这一声“该死”给吓住了,她从来不晓得跟前这位向来风度翩翩的男士会口出脏话,由他困扰的情看来,事情真的满严重的。

“白先生,你非得找到她不可吗?”淑芬怯生生地问。

“是的,这对我还有……唉!反正我非得见她一面,你能不能帮我问问老板,也许他知道。”

“老板带家人出国去了,最快也要下星期一才会回来,不然……不然……”她还是有些挣扎,但终究还是说了,“我给你她的 CALL 机号码。”

“谢谢你,谢谢你!”白杰礼激动地握住她的双手。

淑芬立刻羞红了脸,把手抽了回来,“白先生,不是我要泼你冷水,但有件我非得提醒你不可,只要 CALL 机上的电话号码她没见过,无咎就绝对不会回的。”

“这简单!”他胸有成竹地笑道:“我只要留芙蓉花坊的电话号码不就得了!”

响彻云霄的铃声为毕业考试画下了句点。

李无咎坚持到最后一秒钟才把试卷交出去。筋疲力竭的她实在没有力气留下来和别人讨论毕业旅行的事,收拾好书本后便打算直接回家。

一个不小心 CALL 机从背包口滑了出来,硬生生地掉落在地上。

“完了!”她不由得轻呼一声。为了毕业考试,她已经关机一个星期了,现在可好了,在CALL机修好之前,很少主动打电话找人的她,可能会暂时与外界绝联络。

傻瓜!她在心底暗骂一声,这又有何差别呢?反正像她这种既孤僻又不得人缘的人,也没有几个朋友。

当初,自己也是为了花坊的工作才申请了这种奢侈品,如今花坊的工作也要辞了,就别理什么CALL机了!

走出教室后,她看着楼梯口站着三位打扮时髦的人。

“小土包,我们等你好久了。”其中一人首先放话。“真不愧是领奖学金的认真学生,这么慢才交卷!”

李无咎没空理会她们这些“浪女”。夜间部的学生素质也许比不上日间部的学生,但她们实在没必要把自己搞成那副德行。不过直觉告诉她,准没好事!

她不理睬她们独自步下阶梯。

“喂!小土包!你给我站住!”

“喂!你聋子啊,叫你站住你没听见吗?”另一人也发飙了!

“可恶,这个死女人!”

突然被人由后头用力一推,李无咎一个重心不稳,踉跄地跌下楼梯。她急时抓住扶手,所以没有摔成重伤,不过她知道自己扭伤了脚踝,手掌也磨破皮,流血了。

在审视完身上的伤口后,她便咬牙使劲站了起来,拍拍衣服上的灰尘污垢,一抬头,三个人又挡在她的面前。

“你们究竟想干什么?”她逼自己拿出勇气问道。

“少一副无辜的样子,”其中一人朝同伙使个眼色,“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吗?真够土!有够碍眼的!”说完,三个勇气情人

人一拥而上。

“你们做什么？”李无咎的发辮被粗鲁地扯开，她想抗拒却被一把推倒。

“哼！是有几分姿色，做人家的情妇是够格了，瞧她的闷骚样，真教人恶心！”

“我得罪你了吗？”李无咎仰起头，盯着对方。

“别给我装糊涂！今天算是给你一点颜色瞧瞧，谁教你谁不好惹，竟敢在公车上打我妹妹！”

“你妹妹？不认识！”她别开头。

“就是你的同班同学，你怎么会不认识！”

“如果她和你一样长得一副欠揍样，我可能真的会打她一巴掌。”话一完，她的右脸颊马上就得到一记掌印，又麻又痛！

“这下你该记起来了吧！你这个装模作样的女人，哼！想不到你这个只知道念书的书呆子，穿得这么土气的，也能做人家的情妇，看来人真的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看见你时我本来还不相信你也会动手打人，不过——”

“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得很。”李无咎捂住脸颊打断她的话。

“原来你真的如人所说的，是你继父的情妇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无中生有！她才不是。

“你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次？”

她的头发被狠狠揪住，痛得她不得不仰跟前张牙舞爪的凶女人。

“我当然有种，因为我有本事做男人的情妇，你没有！”李无咎第一次大吼出声，因为她的自尊受到了严重

勇气情人

的屈辱，她怎能不反击！

“可恶！”对方重重甩开她，怒道：“你说什么说？明明对男人相当有一套却又老是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果然就如我那不争气的死老妹说的，你这个人老是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理人又死气沉沉的，看了就教人一肚子火！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她试着撑起上身，但对方马上上前阻止她。

“把她的鞋子给我脱下来！”

“你们……放开我！”没一会儿，李无咎的一只鞋已经在对方的手中晃呀晃的。

“哼！你该不会少这双破布鞋吧？给人家当小老婆的人铁定有几百双的漂亮鞋子……”

不待她讲完，李无咎一股作气站了起来，只穿着袜子，一拐一拐地往学校出口走去，不想与她们一般见识。

“喂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回头说：“如同你所说的，我确实不差那双布鞋，既然你喜欢，本小姐就破例赏给你，后会无期！”她打算继续再向前走，后头却又一阵鬼叫。

“对了！”她不耐烦地再度回首，“谢谢你老妹这么注意我，真是我的荣幸！”这次，她拒绝再和她们瞎耗，语毕便迅速地走出大门口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不理睬公车上的好奇眼光，李无咎投钱下了车，在社区人口的便利超商买了份晚报。

因为继父是医生的关系她才有“荣幸”住在这种自成一格、自以为高尚的住宅区里，然而，她还是坚持过她自勇气情人

己的贫穷生活，毕竟她真正的“家”早在父亲过世后就破碎了。

走在社区内的步道上，迎面而来的是住在八栋、向来多事的李太太。

“哎哟，无咎，怎么不穿鞋呢？”

她讪讪笑道：“我在练气功，这是最新的招式，李妈妈要不要也试试？”

“我？不了、不了！瞧你，都破皮流血了！”

她仍是强扯出笑脸，“加强新陈代谢嘛！李妈妈不学的话，我可要去教别人了，改天见！”

“唉！这孩子是念书念傻了吗？”

李无咎无视对方的嘀咕，回到漆黑寂静的独栋洋房。

推开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小铁门后，她掏出大门钥匙先打开门再把脏袜子脱下，取出木鞋柜里的脱鞋换上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半晌都没人回应，太棒了！她跛着脚往浴室走去，本想先冲冲脚就好了，但她突然有种解脱的感觉，学校、老师和讨厌的人如今全都可以抛诸脑后，如果能好好淋浴一场，想必会很舒畅。

于是她回到客厅，看到桌上留有留言。

她的妈妈、继父和弟弟“一家人”又去赴宴了！也好，反正她对成人之间的交际向来就没兴趣，大家全走光了，她也好个清静。

尤其那个臭小鬼不在，她也好放心地泡个澡，已经不止一次，她发现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居然胆敢在浴室的气窗偷窥她。

她曾警告过他，也告诉了母亲，才几岁，就想看女人

勇气情人

裸体，家强那个孩子若再不学好，迟早会出事。

“哦，可恶！”她在房门口低咒出声，她的书桌和衣柜全被翻得一团乱。

“没救了！妈……家强他没救了，你知不知道……”她蹲下来收拾残局，再一次为这屋子里的人感到悲哀。

等到她真正泡进浴缸时已经很晚了，她不敢待太久，尤其在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后，她更是连忙起身里上浴巾，正想探头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时……

嘎！迎面而来的是一张狰狞无比的面孔，今她连连后退。

“嗨！小宝贝，你好漂亮、好迷人！”方连胜色迷迷地。

她挥掉继父的手，叫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妈呢？她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”此时她已闻到他身上熏人的酒臭，真令人想吐！

他抬高她的下巴，威胁道：“别叫，宝贝，我知道你妈只疼家强，你很寂寞、很难过，就让爸爸我来疼你……”

“你放开我！”她再度甩开他的魔掌，“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别过来！”她嘶声喊着，但对方似乎无动于衷。

“哦！别生气，会老的，就像你妈一样。嘿嘿，没想到你的皮肤这么光滑细致，过来让爸爸疼疼！”他又朝她趋近一步，但李无咎吓得马上后退。

“你去死吧！”她随手抓了东西就往他身上砸，“你别过来，你再靠近我一步我就杀了你！”她的双眼像是要喷出火来地盯着方连胜。

“杀了我你妈可会伤心死的，你可别那么残忍，教她做两次寡妇。”他扑上前猛抱住她。“你不用挣扎了，你妈
勇气情人

今天不会回来的，她在喜筵上遇见老朋友，决定到朋友家过夜；至于家强，当然是跟在他妈妈身边罗！所以今晚你是逃不掉的，小宝贝。”

“你这个心的人，滚开！”她朝他胯下狠狠踢去，并使劲撞开他。“谁是你的小宝贝，你凭什么对我做这种事？嫁给你的是妈，她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大变态！”她立刻又与他保持一段距离，并一心想着逃离的事。

“我变态？不会的，小宝贝，我可是方医生……”他再次欺上前。

“不要！”李无咎双手死抵住他的肩膀，拚命要推开他。“不要碰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”她放声呼救。虽然极度恐慌，但她仍听见大门开的声音。

方连胜捂住她高喊救命的嘴，正欲扯开她的浴巾时，有个女声阻止了他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妈！救我！”李无咎惊慌地跑至母亲身旁，拉着她的上臂急道：“这个男人想……想强暴我！”

方连胜立刻恢复镇静，“亲爱的，你别听她胡说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难道你不相信我？”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母亲指着一地的零乱，和地板上的血迹。“你们给我说清楚！”

方连胜见妻子脸色不对，抢先说道：“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我多喝了几杯酒才会……”

“你想对我女儿做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你别光是怪我，我是喝了些酒，但一个巴掌

勇气情人

拍不醒,若不是她故意穿成那副德行引诱我……”

“无咎,他说的是真的吗?”

李无咎直摇头说:“妈,不是的,我只是刚好在洗澡,听见声音才……”

“好了!不要再说了!你这古怪的孩子,平常不论街坊邻居怎么说,我都听听就算了,没想到今天你居然真的做出这种事,要是让人知道了,你教我这个做母亲的脸往哪摆?”

“难道你相信他的鬼话?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!”李无咎双拳紧握,百口莫辩的委屈着实令人气愤。

就在他母亲要动摇之际,方连胜立刻凑到母亲身后,喃喃道:“幸好你回来了,不然我可能真的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了。”

“好了,我只是回来拿些换洗的衣服。对了,”她转头对他说:“我可能会在朋友家多待几天,家强也放暑假了,他就跟我,你一个人没问题吧?”

“没问题,只要你叫你女儿没事别穿着暴露诱惑人就行了!”他亲了她的脸颊一下后就转身上楼。

方连胜离开后,气氛愈显尴尬,在一片死寂中,是李无咎的母亲先打破沉默。

“无咎,你太令我失望了,居然连自己妈妈幸福也想夺走,妈知道女儿长大了留不住,但你什么人不喜欢,偏要勾引自己的继父,你眼里还有没有我的存在——

“妈!”李无咎吼母亲的话,“你好肤浅啊,居然相信他的话,你何不好好听我说,有多少年你不曾好好静下来听我?不曾主动了解我内心的感受?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我一
勇气情人

一点也不意外,相信你也是吧!”

对方却马上辩道:“我太忙,但我还不是全为了这个家,为了——”

“少来了!你一心一意只想当好方医生的太太,你的心里只有家强!我早就已经不是你女儿了,还记得吗?有一回我和家强吵架,一起从楼梯滚下来,而你……你马上抱起家强……”她哽咽了。

“那是因为他还小而且还直喊好痛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不痛吗?”她抬头以愤恨的眼神注着母亲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她有些结巴,“我并没有放着你不管,在我检查过家强后就——”

“那时候就太迟了!若是我摔到头,等到你想救我时,我已经死了!”李无咎低头抹掉两行泪,继续说:“不止一次,当家强欺负我,还是你的伟大丈夫对我毛手毛脚时,我向你求救,你总是说家强还小,调皮是难免,说那个男人只是出于关心和疼爱才会摸摸我的头发和手臂,而今天你亲眼看见了却仍不相信你的眼睛,宁愿去相信他的满口胡言,你实在是伤透我的心了!”

“那是因为我爱他无咎,你口中十恶不赦的男人,我爱他呀!请你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,我不想失去他啊!”

李无咎先苦笑一声才回道:“所以就算我真的被他强暴,不论我变成怎样都无所谓,是不是?你明知道他的邪念却还纵容他这么做,相信爸爸要是地下有知,他绝不会原谅你的!既然你对我已经没有半点疼爱,那么我会离开,我会把你所谓幸福快乐的家还给你!”她掉头就冲上楼,心里满是丑陋可怕的黑影,她一定要摆脱它们!

勇气情人

半夜雨点，李无咎一手提着一只旧皮箱从社区的便利超商走出来，另一手的塑胶袋内有一罐咖啡和一个面包。

她走至社区里的小公园，在篮球场旁的长木椅上坐了下来。三更半夜选择先在此处落脚的原因无他，因为这里有灯，而且有人在打球。住在这里几年，居民的素质还不算差，应该不会遇上坏人才是。

她打开咖啡喝了起来，双肘抵在腿上，想起了临走前母亲的话——

“你要是要走，就给我走远一点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跟前，我就当从没生你这个女儿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孩子，只管自己快活，完全不会替利人着想……”

唉！孩子，她从不喜欢当个孩子，因为做孩子总是吃亏，父母可以选择要不要他们，而他们却不能不要父母，所幸今天她做了选择，她欣赏自己的珂莎力，离开那个家后，她不再是个任人宰割的小孩了。

想得正出神时，两位人高马大的少年出现在她面前。

“请问是李无咎小姐吗？”其中一人问道。

李无咎点点头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这两个男人该不会想找她干架吧？“你们是谁？”

“请你跟我们走。”见她无动于衷，对方只好恐吓说：“你是想自己走，还是要我们动手？识相点，对大家都好！”

天！她又招谁惹谁了？“两位先生，如果我有任何得罪的地方，请告诉我，我会——”

“废话少说！我们是拿钱办事，小弟，咱们上！”语毕，两人便扑向她，但李无咎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机巧地迅速逃
勇气情人